

雜文

雜說

辨論

雜論

贈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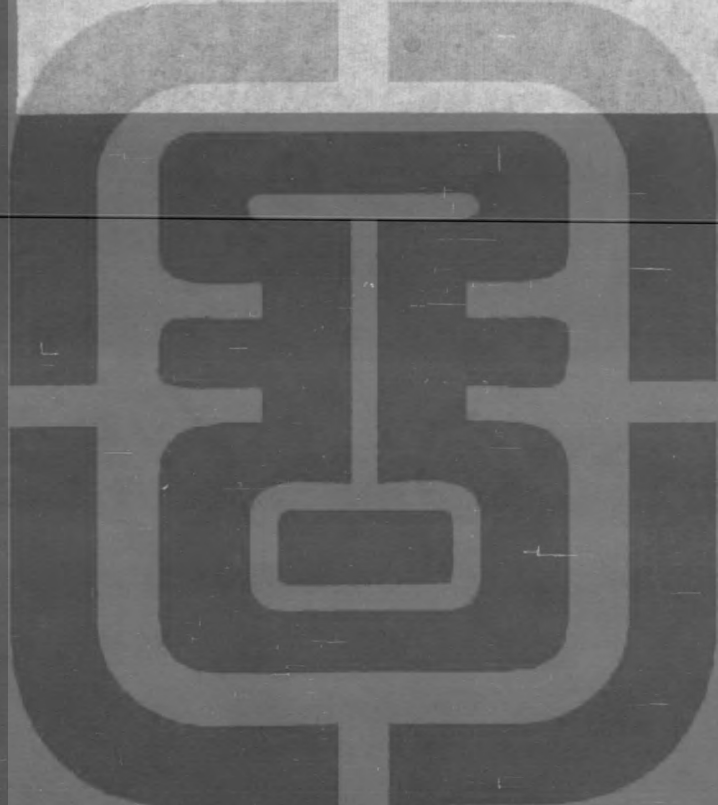
箴誠

諫刺

紀述

文苑英華

三百六十一至三百七十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一

雜文十一

雜說二

雜說四篇

本政一篇

愛直一篇

論書一篇

受命于天說一篇

寄言二篇

釋辯

釋疑一篇

公獄辯一篇

善惡鑒一篇

雜說

韓愈

善醫人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亂一作亂而巳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

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
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於此集無字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
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
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
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
集作扶持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善計者為之

二

龍之靈氣成雲雲固弗集作不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而茫
洋窮手玄文粹作無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
汨陵谷雲亦靈恠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一作雲也若龍
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
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
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三

談生之為文粹作云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
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象俱者彼皆貌似
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有平脅曼膚顏如渥丹美而
很者其貌則人文粹作貌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
集作也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
不失也恠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
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
雖有名馬振辱於奴隸人集無字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

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集有也字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知一作馬耶

本政

前人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數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民之說以興其言言天下可爲也彼之政仁矣反於詛此之政敬矣戾於忠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遂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枝辭琢正紛紊糾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

一令民莫不悱然非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尚忠質菜乎天運窅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集作乎矣

愛直贈李君房別

前人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吾觀李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集作于色南陽公之舉錯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

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以充其求而止耳。故吾樂為天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能為南陽密愛之。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驩欣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集作愛

論書

劉禹錫

或問書曰：書足以紀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荅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耳。非蹈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燠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以閔門豐屋為美，筭衣裳必以文章道文粹作鮮澤為甲，評飲

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弟車馬必以華輶絕足為高，干祿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奚獨於書也？行之耶？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至曰敏，曰孝之為。此一無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為。此一無謂是則藝居三德之後，而是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乎。集作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必迫爾而笑，或警然不屑，有詆之曰：子握槊奕碁居下品矣，其人必赧然而媿，或艷然而色，是故特集作時敢以六藝斥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眾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彼魏晉宋齊，問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諱，何哉？荅曰：吾姑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

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道也
竇后集字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
下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
材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
譽非實也不黷于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不紊于刑夫如
是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受命于天說

黃頌

孔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嗚呼君人者得不鑒戒於是言
乎王者將順天行道而臣下自修德矣苟逆于天命而臣
下隨所化矣然忽湯文居其下則將因是逆以原于德搖
民心于宇內為其上者無危乎故為君不易而作臣者知
難不易則德明知難則畏命是故夏殷周秦漢魏晉宋齊

梁陳隋末之為理內逆于心外亂於身豈不以受天命者
耶故夫十二朝之亡也十二朝之作矣雖小民女童必知
其過矣何者為惡為以然為臣以為然常不觀于前無慮
於後大渙一時之榮而已矣歷以度之咸失於此嗚呼君
人者得弗鑒戒於是言乎

寄言

韋端符

孺子道成人之言父母必憐誇焉非直父母也鄉人亦異
而指之矣是何也非所以期孺子也待以孺子而言成人
也則父母加之一作憐如鄉人指異即有魁然成人而事孺
子是何人哉其所以待之視之用何心也移是而言小人
不能為君子固也陷于罪誅非暴逆狠戾一作陵而窘於喉
咽之空尺寸之膚受之不仁仁人一字不憫憐之也今有
一鄉之吏遇孺子把蒲巴切弄土塗抃挽草木則呵而批之

曰何爾也成人者有妄毀淫取顧不敢動睫而過之是誠不了一鄉矣吾欲世之大人無獨見鄉吏之不了一鄉而不自見所不理無喝怒於孺子之爲而恬視魁然成人挽折大草淫取大物者本其所以待之之心從而校之天下幾蘇息

下篇

今有人負病於此則其親戚者憂之聞善醫則不遠燕越而求之欲其病之速瘳若噓毛掇葉之易是直智無所施耳然則憂者雖甚不能爲也善爲者又非所憂也不憂非薄人也非其地耳彼誠善醫也安得人人而憂之必居其地而耻不能則將悉其技而爲之與憂者之心不異故病甚憂戚之得善爲之醫則幾乎平理矣不得善醫者百十旦夜坐環之而藥謀無所曉其去死喪幾何故曰憂不能

爲技不習也爲者不必憂非其地也必得善爲之者處憂之之地然後知病之間也不日矣昔之爲天下國家而病者豈無善之者耶不得處憂之地耳漆室女誠憂矣不能爲魯也鴟夷子嘗工爲越矣陶朱公則視猶涉者之視車使常得善爲天下國家者處憂之之地何敗亡之有

釋疑

權德輿

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君子坦蕩蕩此蓋視履考祥而不憂不懼也易曰思患而豫防之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又誠慎若厲之義也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以集作有所當在明者審之而已或不能深惟集作推本末而疑吾自若則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饁行有蹙其甚則皆可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而如土偶木寓耶不然則憂可旣乎憂可旣乎

縉紳先生牧于東郡繩也譽屬吏有公于獄者某適次于座承間諮其所以爲公之道先生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具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某居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爲決因退而辯其公且傳曰君所謂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欲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可君平仲罪立據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智詢於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況末世纖狡內荏外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屬踵而語之可謂合於理未足言公也忽居上者異於見遠於理亦隨而鞫之取叶於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爲公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爲也爲之不能遠由禮之

事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進必法古動必本禮將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爲明其屬徇己以爲公是使懷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矣矧藜棘之內辛楚備至何須而不克而况承執政指其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己者吾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其公無乃瞽者銜別諸五色乎

善惡鑒

前人

衆曰善未必善觀其善之爲也衆曰惡未必惡觀其惡之由也行詐以自銜取媚于小人其足爲善乎任直以獨立取惡於非類其足爲惡乎故擇善採於譽則多黨者進去惡信於言則道直者退王莽折已以下士而諸父失其權彼譽善者可憑乎京房守正以極諫而嬖倖指爲逆彼愬

惡者可聽乎故能鑒其善者必觀於衆之所惡能鑒其惡者必取於衆之所善所以衆謂之悖也非孟子之賢無以旌章子之孝衆謂之智也非國僑之明無以誅史何之詠嗚呼道之非過於賢明何常不汨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一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二

雜文十二

雜說三

天說一首

志過一首

朝日說一首

楷說一首

讀韓愈毛穎傳一首

乘桴說一首

代河湟父老奏一首

畫諫一首

原晉亂說一首

說鳳尾諾一首

祭祀不祈說一首

志過

權德輿

辛酉歲予以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中博陵崔公出守郡佐與予語及世道次及人倫大節因曰迨州之讓不其至矣集有或者言吳以太伯讓而興季子讓而亡此乃拘於一方而不蹈乎大方也原夫太伯避季歷奔荊蠻以就

文武之大業則知太伯因天下之尊周以成周也豈以興
吳一作周為念季子因天下之去讓以全讓也豈以亡吳為念
然則太伯季子皆以天下心為心吳之興亡曾不屑慮彼
或者之論誠未通其旨焉子曰誠哉是言者集作季子之歷
聘也聞樂章辯歌詩皆審其盛衰以造乎微精明閱達物
無所逃數有所極耳又何區區異論於其間哉答曰子之
言過矣若季子以興亡必然力不能支乘此而後三讓是
利於將亡因以沽名者也豈可為君子言之過矣存之予
亡之集作且以吳之存而季子言之集作以讓之發集作而季子全之
嚮使勤一國之理理于勾吳今亦化為古墟鞠為榛蕪曷
與夫禮讓之大使千古是或貪以之廉暴以之仁忍垢冒
榮者以之知懼其於為理也不其達集作歟予乃拜受其論
退書所聞且以志過名篇庶乎聞義能徒之義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
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佑民者
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是者舉不能知
天夫果茲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壅底為癰瘍
疝贅癭痔亦一無此字蟲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
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
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
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
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窺墓以
送死而又穴為偃浚築為墻垣城郭臺謝觀游䟽為川瀆
溝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
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

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爲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
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
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之此字舉不能知天故爲是呼且怨
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
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爲何如集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爲
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
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
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茲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
去其攻冗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怨
乎天地大果茲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
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者大謬
矣集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文粹大謬矣子而信子之
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茲癰痔草

木耶

措說

前人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措進有司以問措之說則曰合百
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辭
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
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措乃
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
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謾愾愾冥冥焉不可執取
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
也以其誕漫愾愾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
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
或曰若子之言集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點其
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乎

水乎蟲蝗乎厲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
杏貪乎罷弱乎非神之爲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道
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教
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反
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欲
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八
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古
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乎

朝日說

前人

柳子爲御史王祀事將朝曰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
已今而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祀文粹作說者則朝拜之云也今
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夕
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古

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氏
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廢
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君
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礪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
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夕
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集作少采夕月又曰春朝朝
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集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學者爲之
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乘桴說

前人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集作于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
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
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爲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以復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集作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世而未得所以爲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爲其桴而遊息于海其聖人乎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吾以廣異聞且使避世者得吾言以爲學其於無悶也捷焉而已矣

讀韓愈所著

集作

毛穎傳後題

前人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

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恠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恠於文也世之模擬竊取青媿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爲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一作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詭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文粹答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文粹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體節之篤味之至者而又設以竒異小蟲水草樞梨橘柚苦鹹酸辛雖蜚吻裂臯縮舌澁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竒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弛焉而不爲詭歟息焉游焉而

有所縱斂六藝之奇味以足其作於口斂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以集作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咄咄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畫諫

盧碩

漢文帝時于未央宮永明殿畫古者五物

兩漢故事文帝三年于永

明殿畫屈軼草進善旌誹謗木

敢諫鼓儼豸有五色物也成帝陽朔中嘗坐羣臣于

下指之曰予慕堯舜理故目是以自況大司馬陽平侯鳳

王拜舞而賀曰陛下法古為治上稽唐虞仁遠乎盡行之

斯至旌鼓之屬在陛下逮之而已矣至於神草靈獸臣知

不日當產于明庭以彰上天之允答也微臣不勝鳧藻之

抃御史大夫忠張出次而言曰斯無用之物也臣請即日

巧之且是畫肇于大宗之時凡八聖矣開眼而觀之者皆

面一作背而違之未聞有裨于治也臣敢為陛下條舉臣嘗聞

文帝時雒陽人賈誼為博士能誦詩屬書嘗為上陳古先

帝王之道漢朝正朔之法上以公卿之任無以易誼俄絳

灌馮敬之伍害其賢而毀之遂踈而不信傅卑濕之國後

雖徵還卒不得大用喪志而死至今負才藏器之徒猶以

為憤此則善雖進而不能用也帝又降詔除誹謗之令許

人言事迨中宗朝大臣楊惲蓋寬饒以譏刺辭語皆坐大

辟先帝在東宮言其法太深刻中宗竟不悔此則木雖旁

午人不敢書上也初元帝弘恭石顯專權亂政前將軍望

之嫉其姦邪諷上除之不從望之反羅其僣過一作迫以自

殺此又邪不可觸之之驗也前日安昌侯禹居陛下師傳之尊不能率己以險而乃決涇引渭廣開田疇便身娛耳多置侈樂平陵朱雲上書請斬其首陛下怒不可忍遽將誅之雲蒼卒無據乃至喪膽失魂臣意列聖用此乃類是乎臣之狂瞽欲陛下言而必行丹雘之設不足以留連聖念也且大司馬親勲之望朝野所倚不能因事而諫返以爲賀倭孰甚焉臣謹以指之若斧鑕將及是陛下誤屈軼也臣不敢就僂

代河湟父老奏

陳黯

臣等世籍漢民也雖地沒戎虜而常畜歸心時未可謀則俛僂偷生旣遭休運詎可緘默伏思中國之患邊戎其來久矣唐虞夏殷之前則淳風未漓夷夏自判故干戈不興事亦宜矣繇周以降或侵或伐無代無之然則享國長久

君臣有謀唯是其餘不足徵也周漢討邊之事臣知之矣請較而論之以爲國朝比且周之伐獫狁也以斥逐爲心不常事之故進則遘征退則息兵致其邊鄙無備壁壘不營此乃周之謀失於不固矣漢之討匈奴也乘時之豐恃兵之雄深入窮荒莫計遠邇故雪山青海皆爲內封其後財匱力殫厥功不就遂交和親之好自漢帝屬延法後時斯爲漢之謀失於太廣矣唐有天下邁于周漢之道一家其六合一心其兆人唯茲犬戎未能無患當開元中有將臣善於攻戰振張皇威殲殄醜虜自秦地而西有地數千里此則展拓周疆剪截漢域所謂廣表得其中矣其後國家以內寇時起不遑西顧其蕃戎伺隙侵一作掠邊州臣等由此家爲虜有然雖力不支而心不離故居河湟間世相爲訓到今尚傳留漢之冠裳每歲特祭享則必服之示不

忘漢儀亦猶越翼胡蹄有巢斯之異噫其怨慕也有是陛下新統寰區以慈仁化育聞之得不惻然而軫念乎夫事有可行勢有必尅苟懈而不爲是失古人見機之義今國家無事三方底寧獨取邊陲猶反掌耳矧故老之心缺望復然儻天兵一臨孰不面化今陛下采臣之言則先選良將不以前負勲業者與更授節制一作刺者爲之何者彼功崇矣彼位極矣復將悉力營之哉以此臨事必多自顧願陛下詔班行之中器識有殊籌畫可用者踰一資一級授越將兵侯見功庸而後一作厚加之爵賞必能摧兇破敵無所愛矣戎翟者亦天地之間一氣耳不可盡滅可以斥逐之伊周漢之事如前所陳今之所取願止於國朝已來所沒秦渭之西故地朗畫疆域牢爲備禦然後闢邊田飽士卒可以爲永遠一作永之謀廻出周漢之右則臣得棄戎即華世世

子孫無流離苦生死幸甚

說鳳尾諾

陸龜蒙

或問余曰鳳尾諾爲何等物圖耶對曰余之所聞自晉訖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爲王則開府辟僚屬取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

曰令上書則曰下書則曰牋諸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

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集位臣下之奏曰可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絳繚然

離襪然織與繪莫的知旣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今之批答案晉元帝爲琅邪王時帝美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憐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王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牢固者

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織集作妄矣
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缶羊斟矢著皆知之及修春
秋則遠者略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
蓋聖人作大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一作妄矣余學聖人
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詎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
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承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
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
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
誕汚蠹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
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一作源端本之日也猶
乃翼虛駕偽宗文粹扇佻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荆

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泛巨浸操一作朽索以馭
奔駟乎設使從卞壺之奏黜屏浮偽登進豪賢文粹作左右
大法維持紀綱則晉祚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峻
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祭祀不說

沈頴

夫祭典之興所以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
邀福祐也故王者郊天地而立七廟諸侯奉社稷而立五
廟士庶人各以其家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昔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夏興也
周繼之故祀于稷共工氏為九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故祀于社舜勤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勤其官而
水死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禹郊禹而宗

湯周人禘饗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所謂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邀福祐也必以明神可祈福祐可量一作置則三代不易世秦漢不更氏王者無明暗鄉士無賢愚能盡其祭祀則享其福祚矣神必私於禱祈悅於肥脂而降其禧祥則王者盡堯舜也侯者盡桓文也水不爲潦也火不爲災也年無壽夭也民無貧富也戰無不勝也守無不固也禍無不殄也疾疹不生也國家無危亡也宗祀無廢絕也是皆祈而不得禱而無應明矣然則經百代而不易其俗傳百王而不革其風者誠有以也夫兩國相持必有其勝也萬邦各治必有其康也祈年者必有其豐也祈病者必有其瘳也祈仕者必有其遷也祈貨者必有其饒也有一于此咸以神之祐也而不知人事之起匪成即敗匪得即失用之有巧拙智之有後先歲有豐儉運有否泰非神之所置也於是廢業而不爲非竭產而不爲悔姦巫乘之以語禍福竟不能明寢以成俗得非上失其正下効其爲者乎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二

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三

雜文十三

辯論一

賢之用捨一首

君之牧人一首

國之興亡一首

材之小大一首

原道一首

原性一首

原毀一首

原鬼一首

賢之用捨

李華

上之於賢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患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終之終之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於道是故士貴夫遇懼夫遇而不盡也

君之牧人

前人

古之帝者非不欲厚其養泰其身固揣於變化之原而要

之以極亦至矣蓋以爲上逸則下困困百衆逸一人而一作而逸非天意也極非天意亦不忍爲也故下逸而上困帝者甘心焉况百姓逸君孰與困書曰元后作民父母父母勞於養子則襁褓之疾弭則父母之心泰推是而求之聖人志於儉薄不得不爾也

國之興亡

前人

爲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扶病文粹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爲惑苟而無耻爲明慢於事職爲高賢見義不爲爲長者繩違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衆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時中文粹謂之工觀其燥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餽其口忍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

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爲備豫動闕闕東

文粹作動

氣沮志

衰亦從以

文粹作志

化倖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

援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鱖鼓害翼犬呀毒啄則地

鳩虎狼之熾

文粹作徒

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爲病者

萬焉雖有歧緩而不請歧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返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材之小大

此篇七百四十五卷重出今已削去

前人

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爲鳥鳶所震墮於塵轍闕閱一作伐冰之家有侈女焉瑀車繡茵過於中陌遇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一作粒以清江之稻胡然而然材小爲貴養而翫之易爲力也充軛一作之牛望若山行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爲器用水旱寒暑之不特艱難驅一作驅竭乏登降重岡踞起塗潦

蹄離節坼力氣皆頓病矣目猶睨人盜鳥爪其背齧其肉猶恨啄敢之未逞鷓一作鷓而相呼羣犬引其腹一作腸信狃而爭之車馬徃腹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材大爲累扶而救而之難爲功也向若不憚斯湏之勞而存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爲累材之小也爲貴戾於理悖於道莫甚焉尹天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之罪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

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子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於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集作則附一作隆之出者集作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掌師之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唯恠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

之家一而資焉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飢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一作節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集有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

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一無此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集有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之一作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一作理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

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

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其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生之道以導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原性

前人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義曰禮曰信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

四中焉者之於五一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者。中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文以爲大戚，知若教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疑疑然。文王之

在母也，母不憂，旣生也，傳不勤，旣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叟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集有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集有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前人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

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
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
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
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
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
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
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有是是足
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耶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唯
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
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亦足矣是不亦待
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
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
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

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己廉乎
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
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唯懼
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己詳乎夫是之謂不以
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
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
修吾輩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
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
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
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
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
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
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

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一作可幾

於理也歟

原鬼

前人

有肅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存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恠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集有鬼有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之集有也其既也又反

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與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恠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相故有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三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才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四

雜文十四

辨論二

漁者對智伯瑤一首

復吳子松說一首

壽顏子辯一首

私辯一首

華心一首

塞廢井文一首

祀竈解一首

春秋決疑一篇

設漁者對智伯瑤

集無此字

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人坐漁智伯恠而集作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鱣鱸鯉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為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夫鮪

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得者得食焉然其飢也亦
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坱大石亂
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路順流而下宛委冒憎環坻淑而
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猶
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之海
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羣鮫
逐肥魚於渤澥之尾震動大海簸掉巨島一啜而食若舟
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北蹙於碣石槁焉嚮之以
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之集作焉猶以爲小聞古
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捨而來智伯
曰今若遇賊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
之侈家若欒氏祁氏欲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
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鄉掌裂而食之矣是

無異魴鯉鱸鰕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罪可以懲矣然而
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
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鄉又裂而食之矣
脫其鱗繪其肉剝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鮪遺胤莫不備
俎豆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
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魚愈
無饜驅韓魏以爲群鮫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
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
晉陽其目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爲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
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集作深怨
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爲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安
邑胷披於上黨尾斷於山中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爲蠱薨
以充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於

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智氏其地三分

復吳子松說

前人

子之疑木膚有恠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始作乎勃怒衝涌擊石薄木而四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禽敷舒為林麓竭嶮為宮室誰其搏文粹而斲之者風出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羅雕葩剡芒臭朽聲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竒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據人或權褒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

以升而降其所升恒多蒙瞽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於此者徵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壽顏子辯

皇甫湜

土與水火風雜為千品萬殊太凡太虛之中形而有者皆主於土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養者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稊米醯鷄之與集作應龍雖殊大小必質四者具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動焉不動焉抑四者能為質不能為知者也集作動焉四不能知焉有虛而靈者合焉以為物知凡四者之合而有也而此一無合乎是為知若角若鱗若飛若走舉為其屬不合乎是為無知若草

若木若金若石舉為其屬最靈者人人之中知為心心之
知為神人之生也質乎土風水火而心乎知集作主駢其于死
也氣旋乎于集作虛而反于土風水火之性各旋其所質固
化而無矣若心之知則未知其處焉而人見其質之化也
謂知亦從而亡豈不過集作甚矣哉彼繇心所以知者虛
而靈其不可為無也較然矣三字集其質也游冥而化遷
者乎集作也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撓而不濁則不濁則不清
集作撓而濁者心猶鏡明則塵埃不止止鏡也則不明聖
不存存則不清與愚受于一作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闔於集作誘是以
能照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是
以閉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
乎集作大虛之中動而合則為文王仲尼止而安則必終
始集作天地塵而結者離其質也狂攘乎集作大虛之中

轉而合乎集作有則為禽為獸其於人也為愚為凡於草
木者無所不為矣雖欲少安得手集作推是而言則彭
祖為天而顏子為壽盜跖為殺而比干為終

私辯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為文粹苟萃一作於利苟處於逸苟

潤其屋者也僧孺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賢之私也夫

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一作於

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一作也胡以言之夫嬰兒

見保傳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

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

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

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而

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而

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故天下任其亡也人親之者多故天下欲其昌也其昌也難矣恐非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理水也咎繇之謦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傳說之對楊王庭是公其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儉文粹作拳是公其身於禮賢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咎繇之真有殷之人思傳說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國尊其嗣一作祠又作道而私之或建祠崇文粹作飾其像而私之至於殷辛之聚財鹿臺是以一作私天下之利私於己也故天下公而疎之秦始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於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天下

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私之道也非聖賢之無私也

華心

陳黯

大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者不得擬或曰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于華君仰祿於華民其薦人也則求于夷豈華不足稱也耶夷人獨可用也耶吾終有惑於帥也曰帥真薦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之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辦在手心辦一作夫心在察其趣嚮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禮義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一作外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而

心華也若盧縮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磾之忠赤其
華人乎繇是觀之皆任其趨嚮耳今彥昇也來從海外能
以道祈知於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燭
偕歸于文明之化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
華心

塞廢井文

杜牧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一作稱今之州府聽事一作署有井
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
以土二字文釋作上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
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
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社稷宗廟尚毀其
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
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藉齊民而

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
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
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
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
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
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
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爲大字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
有古井不塞故爲文投之而實以土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壞煬者請新之旣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田竈在祀
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
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
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之間伺察小過作

謹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近集作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耶集作

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集無二字養老以集作慈撫集無幼寒

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

室閭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

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

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

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

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為天帝乎

春秋決疑十篇

皮日休

夫趙盾弑君莒僕弑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圍弑

其君邾敖子駟弑其君僖公齊人弑其君悼公各以疾赴

春秋皆書曰卒評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下集作有君父

君父可弑是無天地也乃生人之大惡有識之弘恥亦由

漢書二律無妻母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且趙盾反不討

賊董狐謂為弑君莒僕以其寶來奔里革謂其一作弑父

斯二者罪名已彰仲尼承彰而書耳斯三逆者說云子圍

齊人弑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者不忍也故

不忍也者恥在其中焉懲在其中焉夫春秋弑君三十六

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耳

夫趙孟以無辭伐國杞伯以夷禮來朝春秋皆貶之曰人

曰子何至其罪大者為之隱謂其過小者必以書曰伐

國無辭專君之命也君而可專孰有其國得不貶之乎若

集有罪大者為之隱推亡也其罪小者必以書固存也

夫齊荼野幕之弑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因常壽

而春秋歸罪於陳乞公子比者齊之陳乞楚不其遠乎曰

野幕之弑罪歸陳乞陽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溢罪歸子比常壽之罪可知矣春秋之旨譬酷吏決獄髡鉗之刑尚猶不捨刀鋸之慘何自而逃

夫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而云狩于河陽曰狄實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來而稱狩斯不召矣苟桓不能救衛文不能匡王必書狄滅衛晉人召天王于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者衆 救人國者鮮仲尼旌其卹患也背川文粹作侮 周者衆朝周者鮮仲尼旌

於其一作勤王也

夫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皆不書

八年注云不書盟秘吳夷十三

年注云盟不書諸侯恥之故不錄也 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曰吳實華族其道夷也以強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族其道華也以道好盟不曰華故乎耻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桓二年書曰宋華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僖十年又書曰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君者稱弑也而云及者是君臣無別也曰弑之者罪臣下也夫孔父以奪室見殺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一作死 是以及一作反 褒之者也一作也 何自臣及君也一作及君 蓋貶華父與里克也俾孔父之死如與夷之死荀息之死如卓子之死及之者貴之也

夫姜氏淫奔子般天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公送晉葬爲齊所止爲邾所敗皆諱之者何曰周之有葬魯送可也如晉以盟主而臣魯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事諸侯也諸侯有過則削地有逆則夷宗齊魯一體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止於諸侯也夫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而魯大國也諱之者諱乎以大國而敗於小國也

夫定一有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楚
圍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
至於魯故不書耳凡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鷁退
飛是也國無來赴雖大亦闕晉之滅耿滅霍滅魏是也夫
楚實滅陳後復封之狄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許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旨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
棄其師隕石宋五其事出竹書紀年鄭棄其師出瓌語也若斯者聊古史之
全文也奚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修春秋足明不
誣於人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其是
之謂乎若揚子之草玄其數則易其文則玄是也
夫宋襄執滕子而誣也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何至魯
之君也弑者五逐者三弑者隱閔般赤惡逐者昭襄也並闕而不書苟如
是懲惡勸善何以爲的亂臣賊子何以知懼曰夫仲尼修

春秋而依微其旨固有俟爾苟無立明發決其與廓通其
玄亦赴來而責實也非可誣也如自書其魯之弑逐者則
魯人攘羊仲尼證之矣集作也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四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五

雜文十五

辨論三

復性書三篇

君子無榮辱解一首

知道一篇

復性書上篇

李翱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為其性者情也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
 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克文粹作統也水之渾也
 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
 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克文粹作統矣性與
 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
 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
 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

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

集作耶

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

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

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

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

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

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

集作不

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既則弗

集作不

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

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

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

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

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

性

集作性

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

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

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

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

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之人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

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

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

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

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

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

集作安於和樂

樂之本也動其

中

集作動而中禮

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珮玉

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

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一疊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於集作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集作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所之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厲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集作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

秦焚集作書中庸之弗焚者僅有集作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集作唯節行威儀擊劍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吳郡陸參集作存焉與之言之陸參集作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集作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集作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笑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集作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治集作手其心以傳乎其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
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
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
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
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
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
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
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
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于外情應於內如之何
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爲邪
本無其心寂然不已六字集作邪思自息惟性照明邪何
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集作相止其有已乎

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
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
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觀
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
也無弗爲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
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
格物者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
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
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
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
天地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地故不過旁行
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

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
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爲我說
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
曰人而生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集無此字
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
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集作修道之謂教
曰何謂也曰教也集作誠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
之者也循集作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
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更須離也可離非道也
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集作也
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
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
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

不集作一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
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
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
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
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
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
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
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
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
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
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天地之道集有故字可一言而盡集有之字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
人之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

者嗜慾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耶
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而此集無不善而集有性無善而
此集無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
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
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
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
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一本無此十字却
有流四凶三字非怒
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集作天下故
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
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

性猶聖人之性嗜慾惡愛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
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
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集作
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
則文粹滅也何以謂之猶人聖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其
文粹渾之者泥沙也方其渾也清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
動泥沙自沈清明之性鑒于集作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
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
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
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
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
無邪邪何由而此一無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
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

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睿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曰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然言非瞽作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手非集無此字作者也集無此字與萬物皆作休乎非集無此字休者也集無此字與萬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所耶休耶二者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矣集作也人之不力於道也集作者昏不思也天地之

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十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命受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一作其九十集無此字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族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君子無榮辱解

韋端符

所謂榮與辱者賢不肖之辨也朝暮之所存也君子小人所以異道而殊名也君子無榮辱小人有辱而無榮志意修術業明惠行備飾是榮之自內者也由之而爵列尊穀祿厚無擇而不宜是榮之自外者也君子有諸內而外者至焉猶是藝之耨之鑄之水自外者也君子有諸內而外者也而世謂之榮是果不足為君子榮也以至貴于天下立國家偃然若固有之者彼修之非一日也得之誠有術也吾所以待之無愧也又何榮乎哉既窮詈侮暴怒橫逆以至於繫一作繫捽逐磔世所謂之辱者是又果不足為君子辱也問其逢何物也其遭何時也吾之所以不容用吾之所修可於堯於孔子而不可於斯時也吾又何辱乎或君子無榮非不榮也所以為榮者出於吾道耳異乎世之所

謂幸而榮者也謂種而收者幸可乎君子無辱非不辱也吾之道大彼不足用吾之說粹彼不足聞辱誠者所在也猶河海之不可內於坳澔也是豈河海辱哉故曰君子無榮辱由是為說也小人有辱無榮曲哆險詭突誕嫉賊是辱自內者也由之而得刑殺流放是亦有諸內而外者至焉是猶蕞蕪之鬱溢之而逢亂疽結也謂飯苒一作死不幸可乎幸而集一作售姦容邪盜有位勢則當時之賢者陰指而點笑之憤之甚者筆之于書以示戒于後視其所處如鼠之肥肆於瘰也豕之脂澤於欄也其榮乎哉故曰小人有如無榮也小人之有辱無榮內外備至而不容說焉然則就是說吾又有明焉君子非有榮者有仁義之榮而無勢仕一作任之榮也在吾之修者堯禹孔子吾將坦蕩而君師之立其廟躋其堂悟一作悟而有之流千萬世臯

口吾芳醲故曰有仁義之榮也若是興仕吾又惡取哉得之吾不盾也流千萬世不遂者稱道而自信焉惡在乎得於不也故曰無勢仕之榮也若小人則無適而不辱也學者迷道行吾說而審取焉君子小人分矣

知道

房千里

世之所以爲達者貴爵福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計耳熱聲口欲味目厭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之所以爲窮者秩不足以歸身歸不足以克用侮不饒威辱不能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歸仕者豈文粹有不字爲異耶曰非也聖人爲人者也恒人爲己者也聖也負其資得其地逢其時有其歸然後因其錕基流其澤猶水居之高者決而溉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爲榮者導人於本詎然後使

千萬年載其烈光爲巍巍之德功以決於生人者也恒人之爲己者也期於履歸貴位位以私尊歸以私富益尊而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淫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于文粹人無其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爲榮退不爲戚而常得其道恒人位任其欲其其所爲此醉無竭人爲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爲己榮退以爲己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致河不出圖壽已矣夫孔子歎行己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己之道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襦無兒不能文粹得肉食耳豈寧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爲厚以其所賞文粹果當或作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己幸也恒人

無毫毛以裨於人苟幸得隸位即逸豫以自怡以竊取偷
得爲大黜其所得律也孔顏聖賢也豈嘗聞伐樹瓢飲以
爲己辱哉姬旦亦賢文粹人也豈嘗聞受封攝理以爲己
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怕人之樂也外內故嘗有餘外
故常不足有餘故推養人不足故取餘人有道之人雖鹿
裘帶索而人不畜之者取其內而忘文粹其外也豪民
俠士紫衣金鈎而人不貴之者也文飾於外也若然者富
貴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依誼者質克於內也西子不華
嫫母錦穀是不能易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者當思負
其內文粹以文粹自篤無以其外而諂人達於時者當思勉其
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乎知道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五

鄧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夔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六

雜文十六

辨論四

原人一首

十原系迷

原化

原寶

原親

原已

原變

兩戒一首

補泓戰語一首

弟舊文一首

原人

韓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刑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
人刑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刑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
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
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
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

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十原系述

皮日休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人之始性根古人之終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為吾補三墳之逸篇修五典之墮策重為聖人之一經者哉否則禮文尚有歎然者乎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道德在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者也至於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也舉族生敬盡

財

文粹
作產

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妻

文粹
作婦

蚩蚩嚚嚚慕其風

蹈其闔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

不曰化民乎

文粹
民字

今之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

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為蚩豈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文粹

有之化
二字

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生聖人其

道

集有則字
粹有者字

存乎言其教

集有則字
粹有者字

在乎文有違其

言悖其教者耶戾矣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故有周孔必有揚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

岳其基而涇其原亂其揚墨也甚矣如是為是則孰有孟

子哉千世文粹
作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視詒之於

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

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

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

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衆握亂以御一作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寶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曰金玉為人至急者曰粟帛焉夫一民之飢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暖之未聞黃金能療飢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是貴而貴金玉也何哉曰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舜典則曰修五玉也一作焉其在春秋則曰九牧貢金禹所以鑄鼎象物玉所以飾禮金所以備貢以斯為貴貴不多乎曰舜五玉以備禮禹鑄一作取九金以為鼎由自舜愛文粹作由言其禮不為諸侯乎不為人民乎苟無粟與文粹作無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九金豈徒貴哉如舜不修五玉禹不鑄九金三代之祭祀不以玉貨賄不以金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苟為

政者不其令曰金玉不藏於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之民不藏矣法既若是民必貴粟帛棄金玉雖欲男不耕而女不織豈可得哉或者曰然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之今是誨其子者必擯肌擄文粹作等步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遺其身者也不能嗣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文粹作之倭臣愛人之貴過手其親必捨而事文粹作爭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手其子必殺而殉文粹作殉之易牙是也自茲已降為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子王莽殺子字是也噫教尚不可况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之誅管蔡石碯殺石厚叔向僂叔孫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親

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礮不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僇則他人僇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已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已乎能以心為天子為諸侯為賢聖者不曰已乎是已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重於道也嘗試論之能辱已者必能辱於人能輕已者必能輕於人能已者必能苦於人為顏孔者非他寶乎已者也為躐躄者非他賤乎已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戶寢文粹名重嵩衡道廣於溟渤者敬於已而已矣或曰所謂敬已者不曰不能自害文粹作害已者乎如豎貂自宮能敬已乎鮑莊則足能敬已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與直不同也

所謂敬於已者以道也害及已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於民至若堯如腊舜如腊其勞至矣於已安乎曰勞者勞於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也若禹者股無胈脛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於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况勞者歟嗚呼吾觀於今之世諂顏媮笑辱身卑已汲汲於文粹無於字干進如豎貂者幾希

原奕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文粹作之為是信困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射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彼存文粹作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

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為則亂是喪之必然也雖喪秋
存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
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文釋作其字織謀
小智次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
苗之慢堯兵而熠之由羅人殺鵠鷓戲仁烹鯤鯨者矣然
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
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其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
用焉戰法教其子孫文釋無孫字以伐國哉則喪之始作必起
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從橫者流之詐與豈曰堯哉
豈曰堯哉

原用

堯為諸侯非求為天子也摯之民用之舜為鰥民非求為
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曰摯善亦堯乎曰亦堯而已矣田

摯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希耶曰摯圍不仁矣堯固
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有君惡過集無過字於摯君道不如
堯焉得民用哉故曰聖人不求而用民用之求用而聖人
不用之曰若是集有則字孔子其不用魯曰用之則魯化不用
之天下奚化

原諺

天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美於味而民不知者便於用而
民不曲者豫於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雨亦怨之祁寒亦
怨之凶不善而禍及亦然之已不儉而貧及亦然之是民
事天其不作至矣天幽如此況於君乎況於鬼神乎是其
怨訾恨讟蕪倍於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國者可不慎歟故
堯有不慈之毀舜有不孝之諍殊不知堯慈被天下而不
在於子舜孝及萬世乃文釋作而不在於父嗚呼堯舜大聖也

民且謗之後之王天下有不為堯舜之治文粹一作行者則民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違文粹一作逐之折一作折而族之不為甚矣

原刑

或曰丹朱為諸侯舜為天子丹朱有過舜誅之乎商均為諸侯禹為天子商均有過禹誅之乎曰不也朱均之為國必有舜禹之吏翼而治之何容朱均得暴其民也哉苟有過必諭之諭而不可奪其政一有必誅之集無此三字如誅之者去堯舜之嗣也焉有為人臣而去其君嗣哉或曰法家嚴而少恩周官有八議漢法有三章微八議也雖殺人可免以三章而親賢必刑何也文粹一作或曰聖賢在世不能無過以輕重議之耳如以謗刑刑之雖周孔其可免諸

原兵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古天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按史記曰文粹一作云蚩尤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為廢人之篡者且廢人不當有大夫日休此為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為人暴黃帝征而滅之如此為廢人一夫之篡不足當天子用兵也又明矣嗚呼昭然之理前賢惜文粹一作惜之況大聖之深旨哉

原祭

說者以蚩尤為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譖厥亂甚矣皮子直以蚩尤為黃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於炎帝固始苟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一有况字果不自蚩尤蚩尤不道黃帝滅之文粹一作字不當以不道充祀軒轅五帝之首能以武定亂以德被後今之師祭宜以軒轅為主炎帝配之於義為尤

兩戒

韋端符

窮者宜有以樂乎果宜有以樂也窮者宜有以懼乎果宜有以懼也樂者何樂吾之窮非吾之修也樂吾之不苟就偷取也樂五寢道之安復義之飽而不便富貴也樂吾之自反而縮偃偃而居蕩蕩而行也樂吾之善擇善蹈而無所移流也樂舉於是也樂何涯乎哉故曰窮者果宜有以樂也懼者何懼吾之窮時不能也懼吾之道終不能施設也懼利則不下於人也懼吾之蒙名淑譽不謂一作聞於天上以爲父母寵大懼吾之無以與親戚爲厚也懼吾之無以於鄉黨賢友俱有之也懼舉如是也懼可弭乎哉故曰窮者果宜有以懼也達者果宜有以樂乎果宜有以樂也樂者何樂吾之達上不欺乎君下不愧乎人樂吾之乘良食腴有以得之也樂吾能蹈古之達者之道以匡戴于上也樂吾之進而能思有

心爲報也樂吾之穀祿豐多而不能爲積藏有以與戚愛爲厚也樂吾之不大其家而養來天下賢士可以繼續吾祖道也樂吾之奉養祠祀率父母所教育而居有之以爲繫甘薌馨也樂吾之功利流布於人而國人指名以蒙父母之善教誨也樂上有以倚也樂下有以仰也樂似先古之爲令子孫也樂垂後世爲賢祖考也樂古之人非無吾道而有合不合吾適有之而有合也樂舉如是也樂可涯乎哉故曰達者宜有以樂也懼者何懼吾之所以達無曲折便邪以得之手懼吾雌顏飴辭態媚嬖御以得之手懼吾飛聲竄跡盜取衆好以得之手懼吾之得位無急夷而讓病乎懼吾無嗜豐盈而迷位如郵乎懼吾不恤居職而早計後來乎懼吾無激詭譎詐以取譽乎懼吾無携實傳藝爲雀聚狙黠乎懼舉如是也懼可忘乎哉故曰達者宜

有以懼也窮者宜有其所以樂無其所以懼古之人有之
顏子是也凡所以病疾於道擇去之鮮矣而又得聖人爲
之依旦夜數復所理以爲樂所謂懼者獨不得功利下於
人耳辱有所歸也歸乎有國有人者也與吾之俱生之人
無達也懼於我何哉達者宜有其所以樂無成天下矣凡
所養天下者宜舉置之以爲樂而一無以懼代之希顏子
而道周公者有其所以有無其所以無哉苟不至焉宜爾
有所戒作兩戒

補泓戰語

皮日休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而救鄭與楚會泓戰旣濟未陣司馬
其所以懼古人之有之周公是也以家爲周抱負稚主以
寇子魚請擊之公不以戰卒敗而退公羊氏以爲文王之
戰亦不過此日休補其文曰聖人制民患其力不可禁也

設法以刑之患刑之不可止也用武以兵之旣出也

民秉一作秉之爲格殺執之爲攻殘故聖人施金鼓以節之

用羽旄以飾之爲蒐狩以教之自三代以降春秋之時禮

樂之征弛掩襲之弊廣窮其力者譬角觝者爭其勝負並

者競其先後胡爲人讓哉文王聖人之至也雖以德化未

聞不兵而獲者然則伐太夷征豳須敗耆國伐崇侯虎襄

公始戰齊而納孝公次及于泓則云不禽二毛不以阻隘

夫聖人之愛民也班白不提挈又云一夫不獲其所焉能

驅於死地文粹作豈能決其勝於人命哉較其戰也文王

不爲也意公羊氏違立明之旨以爲文王之戰亦不過於

此罪矣夫二字文粹作也

弔舊一作友

張琛一

范陽盧氏子驤與人交先熟仁信道德然後旨蹟無間始

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
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
傳二字集作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爲
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爲不知人堯以傳舜爲憂後世
禹以傳子爲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
不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
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
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
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
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
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
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
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爲聖人

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其求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少弟

集作小

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

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

戲而賀而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

地以人與小弱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

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

寺亦將舉而從之手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

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以其戲

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

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

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

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太華山僊掌辯

王涯

西岳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

文粹作遠而望之

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

出而東

文粹作西

流既越龍門遂

文粹有弭字

南馳者千數百里折

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壅不得去有臣靈於此力擘而剖其中踞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芒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予聞而惑之乃往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拔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有聲可聞有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烏

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

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

無悖一成不易烏有始塞之

文粹作之字

而復達之始連之

無之字

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何

古乎在太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乎

以為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尚

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

一作為

其道借有其事

自為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眇沒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洪

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龍

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豈

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以

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撓

文粹有其字

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也

且山谷之作此形則何則不有嶮

文粹作危陷

相薄高深相敵

歌一作乃有銳而此不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嚙者為牛首冠而峭者為鷄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鷄牛熊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予嘗覽張平子之賦西京至臣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語恠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咨之果謬悠而無據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詞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述之以告山下

辯文

獨孤郁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一作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慎其所以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文粹作天文字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

無有差忒故易觀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文為五或七而盡其文粹作九曲折者是其文之至者文粹無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文粹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盡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一作筆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苞舉其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當文粹為作文之祕急是何信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立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然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歟文粹夫天地八卦春秋確止

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唯吾何學焉吾
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求
而至也無得子爲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焦
悴於黼黻其可作何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
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至言也
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紕目文與藝嗚呼

三子言性辯

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
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
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
乳兒見乳必孥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
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
至於愛怒曾不須臾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

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
懼於法也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
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不
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
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川文粹善者多引舜禹言
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
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
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況生於其室親爲父子烝
不能潤灼不能熱是其惡與舜禹之善等耳天止一日月
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
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荀言人之性惡
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說玉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

符載

玉在寶族拔乎其萃者也濡天地之粹和納陰陽之純精
堅剛溫潤配德君子故爲璉爲珣爲珪爲璋以奉乎神祇
人鬼以飾乎車服冕弁非是則禮樂之道有墜於地焉當
其沉燿隱璞墮汨沙泥中枯槁闇藹光明不發庸工睨之
譬頑塊意方捨之惑而復投此卞氏所以喑鳴珉璠所以
長王去聲也及其逢值莫匠識審鑿洞掇於瓦礫而不疑叩
之鑑然琢之爛然如蒸粟截肪氣吞地一作虹文珍貫魚目
是時也郎趙不得私愛秦不得暴取坐齊宮而後見藉綈
繡而後執委連城如脫履割土地如裂帛以償其價猶恐
其不直也玉則尚然人豈無之士君子含略蘊器困於仄
陋塵垢被身體蓬茨沒四壁智不贍饘褐道不信妻子闕
聳視之猶聲一作贊夫也及其乘時運之會遭知己之顧鬱

起耕釣作時功勳上以戴大君下以福生人澤流萬世聲
塞九寓是時也一言受卿相再詞啓茅社以厚其禮猶謂
之不重於戲有至物必有至大有成才必有大用歷觀前
代不知則已苟或知之則古獄之劔不爲朽鐵也鹽車之
馬不爲病駒也爨下之桐不爲樵薪也磻溪之士不爲僊
叟也蘭陵蕭易簡韜沉邃之識抱宏偉之才業巨命隘與
時獲落若嚮者之事尚或不泯則道必有所明志必有所
行指顧樹勲績呼嘯取金紫是夫人也肯昧茲數而損獲
于此際哉人謂甚病余固知甚泰矣然三峽孱顏驚波觸
天行客易愁况聞哀猿苟有鍾粟尺帛之可共則寧使賢
者栖栖泝泝其間去矣自愛余一歎矣且玉有盛美可以
况德亦惑乎和璞之事故爲說玉以錢之

說車贈楊誨之

柳完元

揚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門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
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
方其中然也材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
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
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
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
車之說澤而杼山而佯上而輕下而軒且曳祥而曠左革
而長轂以戰巢焉而以望婁望安以愛老輜以敵緩而以
峻載十二旒而以郊以廟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
存手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
箱達而行止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罪
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雨者蓋敬而可休集作者
軼服而制者馬若牛然後衆車之用俱集作今揚民仁義

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
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手
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
若轅高以遠乎汙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軼險而安易而利
動而法則廢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
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
之質不良莫能方且一作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其在夾谷也視
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
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
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其集無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澤宮詩

并序

劉禹錫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誨以信義爲良子文學爲敢

矢規爵祿猶衆禽蜜穀持滿遡風飛繳者數矣有措盃之
娛而無雙鶴之獲韋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
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貆在庭
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西予爲賦澤宮一章庶見
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七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雜文十八

箴誠

五誠

持衡 并序

彈琴 并序

對鏡 并序

辭金 并序

水壺 并序

守誠

口兵誠

猶子尉適越誠

三誠

臨江之麋

黔之驢

永其氏之鼠

敵誠

箴言 并序

五誠

姚元崇

持衡一作執秤誠并序

持衡者一作衡秤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

天所以齊七政在人所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則一作公

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衡平持之義也一作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正一作平體兼平一作正直用於

天官銓綜斯得用一作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北一作西以對

左右以持秤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

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王道無偏一作無黨

君子無黨一作似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師長一作師其身

率一作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為

下必從矣上之所教人亦效矣一作同我之所教人皆其効心

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

旃庶此觀秤一作觀庶一作以同夫佩弦一作皆文粹

彈琴誠并序

琴者樂之和也君子撫之以和人心夫其調五音諧六律

則移風易俗感舞禽獸而況和人乎故身不下堂不言而

理者蓋鳴琴故也

樂道至化聲感人情故易俗以雅樂和人以正聲樂有琴

瑟音有商徵琴音能調天下以治異而相應以和為美和

而不同如彼君子故善為臣者若彈琴宮君商臣則治國

之道大急小緩豈安人之心不調者改張踰於立法聲悲

者調下感於知音昔武城單父以弦歌樂職鄒忌雍門以

辯對匡國美此調撫而人是則昭告後來無怠於德

對文粹鏡誠并序

執鏡者文粹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萬文粹無

物不可以匿諫衆象二字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

慙山鷄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昭姦回
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疑曉光能洞微飾以鞶組匣以
珠璣龍繞池臥鳥臨月飛傍入四隣中延萬象濟物攸博
利人斯廣掘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銓目則翹楚瞻仰
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爲
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爲德紛綸諂
媚汨沒忠直當湏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絜斷可以
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辭金誠 并序

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爲寶楊震辭金
以四知爲慎列前古之清絜爲將來之龜鏡原其立者俯
而揖讓也跪者仰而受恭也俾左右顧盼又得謙恭之道焉

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
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爲寶吾以廉謹
爲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室暗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
爾則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物一作爲欲無
悔悛不如守慎慎之伊何主誠在手瓜李悔之伊何謗讟
由乎意致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
謗耻凡所從政當湏正己誠往脩來慎終如始

冰壺誠 并序

冰壺者清絜之志文粹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夫洞
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
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壺絜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
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削爲務在上以財賄

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亦~~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此請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守誠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唯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拔，而外施窗窬，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文粹作屈下同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不足歟？蓋以

為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於不足為，而不為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綿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立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之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抗魯鷄之不期，越一作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為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之，何不備之？曰在得人。

口兵誠

并序

劉禹錫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莫邪為下，缺然知志一作智士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盡然

知言之爲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形渥一作剗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爲急作戒以書于盤孟

五刃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痾智不能明人或懼兵道塗奔救投方效技思恐其後人或懼譖比肩狐疑借有解紛

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彙慘乎楚鐵夷竈誠謀執戈以驅掩人誠智折筭以一作嘗賢者誨子信其有旨發言之難

往古集作伸猶爾辯爲詐媒黠爲德基玉櫝不啓焉能瑕疵犖麋深居孰謂可嗤我戒于口集作我惟集作爾心之門無

爲我兵當爲我藩以慎爲鍵以忍爲閤可以多食勿以多言

猶子蔚適越誠

前人

猶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訓始勾萌至于扶踈

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賢能書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

爲從事重競累媿懼貽叔父羞今當行乞辭以爲戒余曰若知彝器乎始乎斲輪因人一作磨規矩中度外桴然而

有容者理賦質堅後加審石焉風戾日晞不剖集作不聳五交然後青黃之鳥獸之飾乎璠金貴在清廟其用也曩

以養潔其藏也櫝以養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髮之傷儻然與破甑爲伍矣汝之始成人猶器之作朴是風力學爲

礪斲親賢爲青黃睦僚友爲璠金忠所奉爲清廟盡敬以爲器慎微以爲櫝去怠以護傷在勤而行之耳設有人思

披重霄而挹顥氣病無階而升有力者揭層梯而倚泰山然而一舉足而一集作益高非獨揭梯者所能也大位未嘗

曠故世多貴人唯天爵并者乃可偉耳夫偉人之一顧踰乎華章而一非亦慘乎黥刑行慎諸吾見垂天之雲在爾

肩掖聞矣昔吾友柳儀曹嘗謂吾文雋而膏味無窮而久
愈出遲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袖吾文入謁以取質焉丞
相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
以奉焉無忽

三誠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
非其類出枝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
驪鼠三物似其事作三誠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
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文粹有習示之字使勿動稍使
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麋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
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文粹有若字

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
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籍道上麋至死終不寤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驢集無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此字
下虎見之奄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愁
愁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
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
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
技止此耳因跳踉大鬪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奄也
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
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文粹作特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

神也因愛鼠畜不猫又一作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宇器椀無宇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纍纍集作與與人兼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某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立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恒也哉

敵戒

前人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旣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鄢范文爲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

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爲瘡敵存戒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箴言 并序

白居易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激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于德作箴言曰

我聞古君子人疾歿世名不彌耻邦有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旣聞于君乃干祿祿將及于親升聞逮養繫公之德公之德之死矢報之報之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新道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

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罔躁求惟字一作一德五
常陶甄于内集有惟字四科六義集作藝斧藻于外若御輿既勒
銜策乃克駿奔若治刃既砥淬礪乃克用利無曰擢甲科
名既立而自廣自廣自滿尚念為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
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得集作卑尚念行千里始于足厥
鷓鴣音顧無嚴書止水當監于斯文庶勉斯集作克厥止慎厥
終身音顧無嚴書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九

雜文十九

諫刺雜說

畫諫一首見三百六十二卷

代河湟父老奏一首見三百六十二卷

禦暴說一首

本猫說一首

文道元龜一首

禦暴說

陳黯

或問為物之暴者出於狼虎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間耳
權倖之暴必禍害於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夫狼虎之
暴炳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可知也自口一作形
者不過於噬人之服咋人之膏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家
赤人之族為害其不甚乎然則權倖之暴不能抑亦有國
者不能設備以禦之俾民懼其害曰虎狼吾知其能禦者
弓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馳刑法

耶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哉曰被秦之高漢之莽
得肆其暴者皆由刑法之不明也苟明暴何自矣噫田鄙
者由能執弓矢以弭其暴耳有國者反不能施刑法而禦
一作移其暴豈存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

本猫說

昔有兔類而小食五穀於田及穀熟農者獲而歸之兔類
而小者亦隨而至遂潛於農氏之室善爲盜每竊食能伺
人出入時主人惡之遂題曰鼠乃選才可捕者而舉言其
人曰莽蒼之野有獸其名曰狸有爪牙之用食生物善作
怒才彌捕鼠遂俾往須其乳時探其子以歸畜既長果善
捕而遇之必怒而搏之爲主人捕鼠既殺而食而羣鼠皆
不敢出穴雖爲已食而捕人獲賴無鼠盜之患即是功於
人何不敬其狸之名遂號之曰猫猫者末也莽蒼之野爲

本農之氏爲末見馴於人是陋本而榮末故曰猫猫乃生
育於農氏之室及其子已不甚怒鼠蓋得其母所殺鼠食
而食之以爲不搏而能食不見捕鼠之時故不知怒又其
子則疑與鼠同食於主人意無害鼠之心心與鼠類反與
鼠同爲盜農遂歎曰猫本用汝怒爲我制鼠之盜今不怒
鼠已是誠失汝之職又反與鼠同室遂亡乃祖爪牙之爲
用而有鼠之爲盜失吾望甚矣乃載以復諸野又探狸之
新乳歸而養既長遂捕鼠如曩之者

文道元龜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
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
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躬行而薄一作於文斯乃有失其
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謂一作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

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詞忝籍餘劓一作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元龜曰

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夫一作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此一無思也可以綱紀一作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唯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此廼一無此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

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謂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靖一作清麗者求婉耻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或作至斯乃頽靡之道焉古人之責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一作署事杼軸乎天地一作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神鬼之奧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人一無此字之作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範一作軌物範衆經一作安邦叙正政一作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者也二字一作焉一作皆文粹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九

登仕郎胡柯 鄉貢進士彭叔夏 校正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

雜文二十

紀述一

辯三傑一首

張中丞傳後叙一首

夏平一首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一首

辯三傑

或謂客曰談者以太尉西平王武畧天授神機獨運剪大
憝威不庭安社稷於綴旒返鸞駕於夷庚功格上下為唐
元老可與夫漢三傑並驚矣客曰蓋聞殊途同歸在乎立
事而已又聞有能不能斯則所趣異也夫鄼侯鎮關中三
秦之地給餉道數年之儲功加萬代實亦茂矣留侯持重
寶以啗秦將燒棧道而媚霸王壁固陵而諸侯麇至封雍
藍而吾屬胥悅勸遷都從擊代竒謀祕策變化無窮可謂
盛矣然俱無戰功與太尉不尉不侔不侔矣淮陰侯浮鬣而魏豹

拔幟而禽趙歇斬陳餘破夏說殺龍且睢水之上襲田廣
歷下之軍謀無不臧戰無不尅故漢祖所謂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盛矣哉斯可與太尉同風矣
吾子獨不聞太尉之事歟聖上龍興也太陽煦於殊垠玄
澤滲於中夏而腥羶之戎倔強巴漢昏迷之將叛換燕趙
乃授公偏師俾公專達西南則却地千里東北則獻俘億
計至若挫魏勝解趙圍斬顏良於萬人之中伏孟獲於七
縱之際皆公之任也暨賊泚竊發六龍避狄閑畿有鹿駭
之變藩鎮懷狼顧之虞公乃誓師徒赴行在如火之烈如
颯之疾不交鋒而十萬虜之奔北膏潰矣於是保長安嘯
聚不出有詔與李懷光犄角相應收復舊都懷光怙亂要
功阻兵西上內懷反側之釁外萌結連之端賊旣合謀人
皆異志公幸脫虎口誓夷國讎乃據渭橋之倉守新豐之

路逐懷光於舊宛降叛將於臨陣軍聲大振師克在和一
舉而羣盜剪滅再戰而巨猾授首京師無秋毫之犯黎庶
感春陽之晞安翠華於九重正朝綱於百事梟獍畏威而
悛惡虵豕慕義而革心海內晏如名此一無傳不朽之勲德
崇功茂如此之大也若然者必勝之戰則同乎淮陰宜矣
所立之功則無乃太尉優乎何者淮陰以數萬之衆一作破
弱齊襲歷下孰與太尉數千之卒逐懷光屯渭上乎淮陰
虜魏趙新立之王孰與太尉破然朔相濟之寇乎淮陰會
垓下而諸侯叶力孰與太尉收天邑而孤軍獨進乎淮陰
潰已窮之項羽孰與太尉滅方熾之朱泚乎由是揚權而
言功實不侔矣或曰鄙人宜煩議事狹近第聞輿誦疇分
三傑固不知蕭張則如彼淮陰又如此可謂太尉兼蕭張
之讓謀邁淮陰之勲業遠矣宜其戴元后庇羣生揚洪休

膺哉福元后三接極賞九命功莫大而不伐德彌尊而益
恭焜耀當世 鴻萬祀矣故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嗜
慾將至有開必先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其
太尉之謂乎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
李翰所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祥蜜然尚恨
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
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
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
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
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赤寸之地食其所
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蟥蟻子

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
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
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
亦明矣烏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
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
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
無異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
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
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
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
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
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
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

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府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文粹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者集作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

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集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集作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赤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集有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書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

陷賊縛巡等數十人生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
或泣巡日汝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
亂揚揚集作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
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身元初一作中死
於毫宋間或傳嵩有田在毫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
州訟理爲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夏平

沈亞之

夏之爲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沙流沙北集作阻河地當朔
方集作古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
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爲
悖在陰爲很悖爲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爲一有也在下殘
冤而爲一有也也很爲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爲也一有也在下憤激
而爲也元和之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惠琳爲

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集作代之旣至盡殺其屬將
曲直者無別罪併俘其家娣弟妻子以其善貌者擇而入
其餘均償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明年拜右衛李將軍愿
爲尚書出代演爲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於
察果得之因集作即令曰天子愍不辜久而命四方爲政執
事觀察之夫楊惠琳叛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不
能得已集作止又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戮之矣
其娣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汚且又皆良人子等類耳
寧幸如此集作是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如是
者斬於是尚書愿迺以畜馬爲贖訓得所虜者相當其直
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旣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逸有
感憤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踊退而變爲喜而舞謠
其德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後已是則脩其化

三字集作如此其氣復能而很集作耶夏之屬土廣長幾

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者集無曰党項相聚為

落集無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集疊畜馬牛羊索

馳廣德年中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集無氣不等因

聚黨為兵相伐強者有其牛馬羊索馳其後支屬更酬殺

轉轉六十七年莫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掌與華民貿易

集作通貨馬牛羊索馳者賀集作已輒以壯騎從間集作

道伺儉擊奪華民華民脫死者幾稀矣愿乃二字集作按

察部落盡知其猾大者死小者盟又令曰今盟已敢有叛

者滅之其後有人貸得一馬厚價善色駭而逸亡其所就

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帳之老乃相與執而詣

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更歲故亡馬者得

復之是則脩三字集作其弊如此其氣復能而悖集作耶

夫歐二字集作不明則平不得施于氣色笑集作語矣集無

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于井閭市貨矣五字集作昔者周公

之為政處于相則天下平處于東則一方平今夏北一方

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之道邪乃籍所以于

篇以明善理云爾十一字一作亞之乃得籍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 前人

郭玠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玠父珍岑天寶七年及

弟以集無此舉進士興權臯著作同上弟天寶末燕人叛

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玠既壯能習先人

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其所立欲擢之

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玠與故渤海

人高沫集作沫唐書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沫玠

為從事有頃常山帥卒講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甲卒數

千二字集人北渡河屯平集作原以為顧望沫耶相與議

謂語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集有為朝省以樹大効

集作乃說曰備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勤穀集作勤糧

歲得均穡至于備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辦助或謂之

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餉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復集作

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旦篤

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乎集非此借言於家人尚爾

況備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備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以假

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畫集作入其地親謁闕

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惟文粹雖孱孫亦終不

奪豈不幸集作哉夫舉食於人當渴飢之望也一飯千金

未足者不能千集作金及飫而進於前雖海陸備鼎顧與

糠粒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從集作事將行左

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狗集作畏而不敢犯者以其

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晴以拏怒掉尾以倚肅獸敢

集作於羆豕麀麇之內及棄其所長而欲弭目集作委首

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塵集作兒得以狎而搏

如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捨自食而就待餒其

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得集作悔遂

殺高沫而耶以能善人左右者聞集作之故得無殺幽於

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歲當

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於天

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仍集作陰為之助明

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難四

境出入者月餘耶乃為練繒書緘之絮帟如穎遣航持詣

彭城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努力慎勿洩書不

吾名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
航宗人運為武寧虞候都使始航欲舍人此集無之會運將
兵出定豐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毋之姊子
劉諒有帛書奏紀陳叛集有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
行餘得之喜說川文粹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
耶為之畏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
書詞云願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般浮海入萊淄之上
此恃海不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堅遂與上奏於是
天子遣告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耶書疑師道為之以相
誑誤故航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
遠凡數千里乃及耶所處未見耶且為師道所召既行與
耶兄子會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
耶且露航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耶聞之幾自引死航本

萊人常以氣感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

航在召

集作名

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為

集作謂

知前

謀竟憂死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

蔡許滑魏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

軍圍海取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滑蔡許共拔斗門

至臨濮魏軍渡楊流

唐書作陽劉

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

十里兵最近賊賊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掘前後

兵三十萬人出當魏魏兵日急晤亦為師道所篤及

集作乃

歸斬師道盡以鄆城降得拜為滑師在十四年二月乙亥

也高沫以前著跡追為尚書蓋言寵之耶得以入

集作外

郎

為滑從事詔令行餘為記室行餘與耶會於河關之間耶

謂行餘曰耶前者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

今已死矣君知其請手行餘曰請者云何耶猶能盡語章

中之詞矣行餘曰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
四年余與李褒劉濛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
皆如濟北濟北之人盡能言卬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
史氏云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

登仕郎胡

柯

鄉貢進士彭

叔夏

校正

